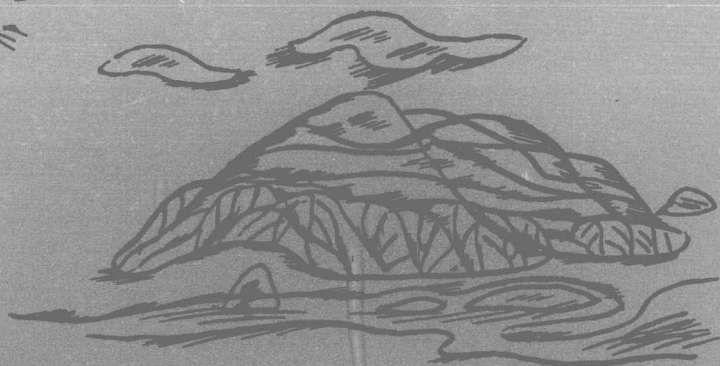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表妹

朱述新著



我的表妹

朱述新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我的表妹

朱述新 著

责任编辑：李昆纯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：160,000 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7.5 插页：4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358—0010—6 / I · 1 定价：1.40元

序

刘绍棠

人和人，有的有缘份儿，有的没缘份儿。所以才有一见钟情，一见倾心，也有“闻名别见面，见面乏一半”。我和述新是一见如故，可算是缘份儿不浅了。

我是五十年代的过景之人，述新是七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新人物。从年龄上攀大，用鲁迅先生的话说，干饭比他多吃了几碗，他得尊称我一声老大哥，而且述新大有古风，执礼甚恭。但是，我除了年长而外，其他许多方面就“弗如也，……弗如也”了。比如写古体诗，我就甘拜下风，不敢跟述新唱和唱和。虽然我在大学是学文学的，正经的科班出身，他在大学是学新闻的，没有我接受过那么多的名师指点，却大有诗才，且又好学不倦，便使我望尘莫及了。

孔老夫子说：“无友不如己者”。这未免令人感到颇有势利眼之嫌。但是深而思之，内中也很有道理。结交在思想、品德、学识、能力上都比自己的水平要高的朋友，学习人家的优点，可以取长补短，使自己进步和提高。我和述新，年龄相差十岁，笔墨生涯相隔两个时代，能够结为知交，就因为述新大有可学之处，使我近朱者赤。当然，我对述新肝胆相照，一条直肠子，也就并非一无是处。这些都是实情，不是为了给述新的散文集写序而故作姿态。

文如其人，尽管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，但是文格和人格有其内在的密切关系。通过作品，是能够看到作者的思想、品德、性情、学识、趣味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，有时甚至可以窥见作者平时隐藏或掩饰的真面目。述新是文如其人的。他的为人，诚朴、多情、有修养；他的文章，诚朴、多情、有功力。

述新是一位记者，一位上乘之材的记者。忙里偷闲，兼写散文，不乏佳作。他的凡是刊登在我能见到的报刊上的作品，我都读过。篇什甚多，给我留下一个良好的总印象，那就是他为儿童们写，有一颗童心；为成人而写，有一颗诚心；写到前辈长者，立意行文都不失礼。然而，无论写人，还是叙事，都不夸张溢美、过甚其实或过甚其辞；当然更不故弄玄虚、危言耸听。他的文风是老成的，他的文字是老练的。老成的文风来自人品，老练的文字来自功力。述新工古诗诗，喜爱古典文学，所以懂得要讲究锤字练句。

这本散文集，是一部少年儿童读物，述新写得深入浅出，但并不浅露。我们的作家进行创作，要想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，必须通俗易懂，雅俗共赏。通俗易懂是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的表现。梅兰芳说他的表演是“由简入繁繁出简”，就含有这个意思。雅俗共赏是艺术的极致。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能够世代相传，就因为它们为上至帝王将相、高官显贵、学者名流和下至贩夫走卒、妇孺老幼、五行八作所接受、欢迎和欣赏。这些不朽的名著是能万寿无疆的。相反，端着架子，高高在上，脱离人民群众的作家和作品，即便名重一时，历史证明却是短命的。

写序，是要取个吉利，应该多说拜年话。但是，述新胸怀大度，不怕逆耳之言。那么，我要给他泼一点冷水。述新的散文，

质朴感人，但是还须增加一些文采，好比上等木料制作的桌椅，也还需要必不可少的油饰。为文质朴，这可能跟他的记者职业性有关。但我记得毛主席讲过，邵飘萍写新闻就很重文采。

述新内秀，广有积累，深有造诣，完全具有克服这个弱点的能力。下一本书，必定百尺竿头，更高十丈。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

碧海青山鲤鱼飞

日本的山口县，滨临蓝色的大海。从关门海峡畔的绿色海港城市——下关出发，我们乘坐旅游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。陪同我们的朋友中，有一位松田先生。他感情真挚地说：“中国朋友来了，我们家乡连太阳也格外亮，山水也格外美了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隔海相望。每年春天，春风从中国吹来，带来了中国的黄土。黄土撒落在我们的土地上，春天就到了，山水就绿了！”

松田先生把重音放在“绿”字上。绿！绿色覆盖了一切，染透了一切，这里，简直是个绿色的海洋啊！

这是一片绿色的平川。绿色的秧苗生气勃勃地长在绿色的水田里，田边路旁，是一方方的绿地。

高速公路进入山区。两旁起伏的群山上，满是青竹绿树，密匝匝，挤挨挨，纹丝不动。在绿色的田野里散落着一栋栋绿树掩映的农家房舍。房院前后，盛开着一团团鲜花，象旺盛的火焰。松田说，这些红花是杜鹃花，是从中国传来的。这时，我的眼光又被另一种景象吸引住了——在那些散落的农舍前，不少人家竖起一根高杆，杆头悬挂着一条条硕大的彩色“鲤鱼”，有的足有五、六尺长。每个杆头的鲤鱼，都有红色、蓝色、黑色三种。在青山绿水间，蓝天白云下，飘飘展展，仿佛就要腾空飞去。我问松田先生：“这些‘飞鱼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飞鱼？——会飞的鲤鱼！”松田先生笑了。接着，他解释说：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邻居，是亲戚，许多风俗都很相似。中国不是有个“鲤鱼跃龙门”的故事吗？小鲤鱼在江河里游呀，游呀，突然眼前出现了高大的“龙门”。小鲤鱼就鼓足勇气，一跳，再跳，跳了不知多少次，终于跳过了龙门。小鲤鱼呢，就变成了一条小龙，游到广阔的大海里去了……日本人民挂鲤鱼的风俗，也是从这个传说来的。五月五日，是日本的男孩节（女孩节是在三月里）。这些日子，凡是家里有不滿十岁男孩子的，都要挂起三条鲤鱼——全是用布做的。蓝的象征爸爸，红的代表妈妈，小黑鲤鱼就是孩子的化身啦！

名古屋的两位小朋友

3

心爱的小改锥，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我。

我们到达名古屋访问的时候，正是五月中旬。想想看，在太平洋岸边，那是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！透明的天空，蔚蓝的海水，浓绿的树荫，芬芳的花坛，连那许许多多的鸟儿，都向着远来的客人们欢唱……爱知县民和名古屋市民都这样对我们说：他们在最好的季节里，怀着最好的情谊，迎来了最好的朋友！

在爱知县参观、访问了两天，我们一直生活在真挚的友谊中间。快要告别名古屋的时候，海面上忽然飘来一块云彩，天就淅淅沥沥地落起雨点儿来了。陪同我们的一位日本朋友说：“不光我们不想让你们走，连老天爷也舍不得呢！请看，天都哭起来了……”他不是开玩笑。他说这番话时，很严肃，很动情，眼里泛着泪花。

那天下午，就在知多市的体育馆里举行了令人难忘的告别联欢会。

当我们驱车赶到知多市体育馆时，只见成千上万的日本朋友，有的举着花束，有的举着汽球，有的举着中、日两国国旗，在冒雨欢迎我们。体育馆外，欢声雷动。我们一走下汽车，就有许多小朋友跑上前来，把自己怀抱的水淋淋的花束献给我们。在我们走进体育馆时，日本朋友们又给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一件蓝色的和式上衣，衣襟上印着“日中友谊万古长青”。馆内的日本朋友，也大都穿上了这种服装。这样一来，欢聚一堂的中日两国朋友，真的是亲如一家，难分彼此了。

体育馆内，宽敞明亮，装饰一新，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。主席台上，端挂着中、日两国国旗，上悬一条大幅标语：“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！”在运动场地中央，搭起了一个象小亭子似的舞台，盛装的日本少女在里边轻歌曼舞。联欢会开始了，主

席台上两面大鼓擂动起来，欢呼声、歌声和乐声响彻了这个壮丽的体育馆。运动场地上，两国朋友们手拉手地跳起舞来。我们这些不会跳舞的，也坐在那里击掌高歌。体育馆内，汇成了一片欢乐和友谊的海洋。

就在这个欢乐的海洋里，我看到了两朵小小的浪花。

他们是两个日本小朋友。

两个小朋友都是男孩子，年龄都在十岁左右的样子。他们走上看台，慢慢地在通道上走着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显出一副又是好奇、又是开心的样子。走到我和北京市的代表宋世荣同志身边的时候，他们停下来了。其中一个大胆地打量着我们，另一个则有点儿怯生生地瞧着我们，似乎想分辨出我们是不是中国朋友，又似乎要跟我们讲话的样子。我和老宋身边的同志下去跳舞了，正好有两个空位子。花白头发的老宋象个慈祥的老爷爷，拉他们坐下。他们高兴地坐下了，紧紧地偎依着我们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大胆的小朋友就开始跟我们讲起话来，他越讲越高兴，后来竟手舞足蹈起来了。可惜翻译也去跳舞了，我和老宋一句也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，很有些茫然。好心的老宋搂着他们，一边带着焦急而又为难的眼神看着我：该怎么办哪？

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边写道：“你们的名字？”

孩子接过本子，一下子就看懂了。原来现代日语中，文字是由汉字和“假名”（日文字母）混合着的。日本小朋友从小就认得许多汉字，虽然读音不同，很多字义却是相同或相近的。所以，我们在日本访问时，经常同日本朋友进行“笔谈”。

这时候，两个孩子一齐指指他们的胸前。我才看到，他们胸前都挂着一个小小的姓名牌，他们两个，一个叫神谷忠幸，一个

叫外山启。神谷忠幸就是那个胆子比较大些的孩子，他长得胖乎乎的，虎头虎脑，黑黑的圆脸上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浅灰色的尼龙衫，蓝布短裤。外山启则长得清瘦一些，有点象女孩那样秀气的脸上，总带有腼腆的样子，大概同我们还不熟吧！他穿着浅蓝色的短袖上衣，也是蓝布短裤。神谷的脖子上，还挂着一个塑料口哨。我正想用“笔谈”的方式问他这是做什么用的，恰好，翻译小徐跳完舞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。

小徐也马上就爱上了这两个孩子。她顾不上擦一把汗，就把两筒果汁递给他们，接着就用日语热烈地交谈起来。

看他们谈得那样高兴，我和老宋真是羡慕呀！从小徐的翻译中，我们才知道，神谷今年十一岁，上六年级；外山十岁，上五年级。他们都是从名古屋起来参加联欢的。神谷是跟祖母来的，外山是跟神谷来的。

神谷一直很活跃，他一边同我们说话，一边把一筒果汁咕嘟咕嘟喝完了；外山则一口一口地静静地喝着。神谷喝光了果汁，又使劲把那个铝皮筒捏扁，又拦腰折断，然后把缺口折呀叠呀，一会儿就做成了两个小盒子，显得非常精致好玩。他把自己的这个作品送给了小徐阿姨，又用外山那个铝皮筒做了两个，送给老宋爷爷。

这时候，我们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、北京市光明小学特级教师许通儒老师也坐过来了。孩子们一听说她是老师，顿时更加亲切。外山启听说许老师教五年级，马上高兴地说：“您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五年级学生！”神谷也不示弱：“您也是我的老师，我刚刚上完五年级呀！”许老师感动地抚着他们留着短发的头，亲切地问他们功课学得好不好，喜欢念什么书？神谷忠幸面有愧色地说：“我的功课都不很好。”但接着又说：“我喜欢体育！”外山启轻轻地说：“我

喜欢文学课。可我的字写得不好。”我们问神谷脖子上挂个哨子干什么。他似乎不好意思回答，外山对我们说，他是班干部，放学后要带同学们排队过马路，用哨子指挥。

我越发喜爱这两个小朋友了，于是从衣袋里掏出两枚纪念章，一枚是绿色花瓣形的“友好”纪念章，一枚是天安门纪念章，分别给他们戴在胸前。孩子们非常感动，都伸开双臂拥抱我，神谷对我说：“我早就想去北京了！”外山跟着说：“谁不是呢！”

他们松开我，忽然低声严肃地商量起来。一会儿，神谷从口袋里摸出一件东西，捧在手里：是一把亮晶晶的小改锥！他对我说：“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！”

怎么能要孩子的玩具呢？我说：“谢谢你们，你们留着玩吧！”两个孩子都焦急起来了，神谷黑黑的小脸也涨红起来，他说：“这是我最心爱最心爱的东西啊！”外山补充道：“大人说，最心爱的东西要送给最好的朋友。”

不能再推辞了。我接过那把被神谷捏得热乎乎的小改锥，捧在手里，觉得沉甸甸的。我又一次把他们搂在怀里。

过了一会，两个孩子又低声商量起什么来了。商量完了，神谷笑着要我的笔记本。我给了他们。神谷打开小本子，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“日中友好”四个字，想了一下，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“神谷忠幸”。外山启从神谷手里接过本子，也写上了“日中友好”，并写了自己的名字“外山启”。我们默默地看着，心里十分感动。这时候，体育馆内正回响着中日友好的歌曲。老宋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友好的种子，已经种到孩子们的心里了！”

联欢会结束时，我们同这两个小朋友又是握手，又是拥抱，真舍不得离开他们。

在欢送的人群中走出体育馆，登上旅游车，我们频频地向日

本朋友们招着手。忽然，在欢送人群的最前列，挤出了两颗小脑袋：那是神谷和外山！他们箭一般地向我们冲过来。车子开动了。我从车窗口探出身来，捏着那把小改锥，向他们挥手。看着他们小小的身影，还在细雨中跟着我们的汽车跑，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泪水模糊了……

一九八〇年春

“我走”的泪水，是那样晶莹，那样清澈，那样明亮，那样纯洁，那样美丽，那样动人，那样令人难忘。它像一颗颗珍珠，洒落在我的脸上，洒落在我的心里，洒落在我的生命里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悲伤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坚持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爱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怀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重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辉煌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永恒，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朽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永恒。

“我走”的泪水，是那样晶莹，那样清澈，那样明亮，那样纯洁，那样美丽，那样动人，那样令人难忘。它像一颗颗珍珠，洒落在我的脸上，洒落在我的心里，洒落在我的生命里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悲伤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坚持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爱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怀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重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辉煌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崇高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。它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永恒，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朽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永恒。

。那时离开时不舍真

日向此眺望，幸福地土登，甜言蜜语中籍人韵致意

“大胡子船长”

访问日本列岛，我们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，在我心上

的图画中，叠印着一张又一张的肖像画。其中一张，就是“大胡

子船长”的画像。由本日“新又册”對泰西醫官出題時得醫官

“大胡子船长”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船长，他是一位艺术家

——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的舞台监督，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

他的名字叫伊吹健，“大胡子船长”是我们对他的亲切的称呼。说

起这个称呼，也还有点来历哩！丁丑普家因油厂建本联申，县因

家回结束了对山口县的友好访问，我们乘上轮船，沿着美丽的濑

户内海，到达了大阪市。轮船靠岸后，我们都站在甲板上，向码头

上欢迎的人群致意。在挥舞着花束和彩旗、目歌目舞的欢迎人群

由 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。他个子不高，敦实健

壮、浓密花白的头发、宽阔的方脸、留着蓬蓬松松的大胡子。他

一合||指挥乐队 一合||安排舞蹈 一合||又帮着码头工人安装

下船的舷梯，忙得满头大汗。我们猜相他一定是码头上的角儿。

人不知谁惊喜地轻声喊道：“土胡子船长过来了！”他到我们站站

前门板下来了。他扭脸，向我们亲切招手，笑得象孩子一样天真。

因此我们就亲切地称他“十担子船长”。

▲▲ 土阪 真不愧是日本的大工业城市 高楼耸起 大厦林立 ▲▲

高樓上圍下面 有地下鐵道 地下商店街 地面上 則有 昆蟲

一层的高速公路。我们的旅游车不知是行驶在第四层还是第五层公路上，反正透过车窗，可以看得见十层楼顶。

伊吹先生的性格，豪爽、真诚。他很健谈，一次，他对我们说：“我是大阪人，爱大阪市，更愿意听人家夸大阪。你们看到，大阪是发达的，是繁荣的。但是，资本主义的发达和繁荣，也带来不少问题，我们把它们叫做‘繁荣的苦恼’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皱起了浓眉，“譬如公害，空气、河水的污染。当然，这些公害正在治理，也有了成绩。可是，使我感到更烦恼的，还有一种公害——电视公害！”

看到我们现出惊愕的表情，他又说：“日本电视工业很发达。等一会你们参观松下彩色电视机厂，就可以看到：生产一台电视机只用四十多秒钟。几乎每家都有电视。当然，新闻传播得很快。比如你们在进行对越自卫还击时，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战况转播。但是，电视在我们的国家普及了，也带来了问题，许多人，特别是妇女和孩子，都成了电视迷！我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，一回家就看电视，吃饭看，做作业也看。我们担心，孩子们老看电视，看书少了，逐渐会养成不肯动脑筋、不愿思索问题的习惯。”

“我劝朋友们，既要看到日本繁荣的一面，又要看到我们这里的问题。举例说，日本人生活水平高，但是许多人担心失业，为前途忧虑，许多人内心空虚，纷纷去求神拜佛。”

伊吹先生讲得真实，诚恳。在以后的参观访问中，我们确实看到在一些大、中、小城市，人们成群结队地到寺庙里去拜佛。在东京，我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，是一所大学的讲师，年纪轻轻的却当了和尚。在佐世保市繁荣的商店街上，我们看到一位姑娘站在霓虹灯下，专给人家看“手相”。这些怪现象，使人感到同这个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国是很不相称的。

